星期三 第7节、第8节 谷正阳 18308045

细读和一般思想意义归纳的不同

细读的方法和中学阶段常用的一般思想意义归纳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想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要了解何为细读，何为一般思想意义归纳。也就是说要给出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

那么什么是一般思想意义归纳，什么是细读呢？百度上并没有给出相关的定义，所以没办法正向地去从定义得到他们的不同，这就只能通过归纳它们的特点来对比不同处。

那就不妨从很多人都熟知的文章入手。如高中学过的《药》。鲁迅曾与友人谈到《药》时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可以得知，文章是有两个思想意义的：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那么我们如何从文章中归纳出这两个思想意义呢？其实不难发是《药》是有两条线索的。明线是主人公华老栓用人血馒头给孩子治痨病的故事，而暗线则是讲革命者夏瑜刑场就义。而这两条线索则分别对应了两个思想意义。

明线中，一方面群众对革命者这样冷漠无情，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茶馆里的一夥人对革命者宣传革命，“感到气愤”；对革命者挨牢头的打，幸灾乐祸；对革命者叹息牢头不觉悟，纷纷胡说“疯了”。革命者被杀害，人们“潮水一般”地去看热闹。这些说明了群众的麻木不仁、毫无觉悟。另一方面康大叔几句“包好”就让主人公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结果导致小栓的不治。说明群众的迷信、愚昧、不科学。即便有革命存在群众依旧愚昧不科学，更加强调了群众的麻木与不觉悟。

作品的暗线突出地描写了革命者的悲哀。革命者忧国忘家，却被族人告发；在狱中仍然宣传革命，却招来一阵毒打；在刑场被杀，只招来一帮“看客”；鲜血还被别人当“药”吃。他的母亲上坟，还感到“羞愧”，也不理解他为之牺牲的革命大业。种种情节表明，他的革命因为群众的过于麻木，最终落得一场空。这是何等的寂寞，无奈与悲哀。

回顾刚才的分析过程，可以看出我们是从意义到文章细节来分析的。从鲁迅自己对《药》总结的意义入手，来对文章细节、情节（明线，暗线）进行归类。这是一个十分类似机器学习中分类的过程。这正是不同于附录里通过细读对《伤逝》解读的地方。

附录里分析《伤逝》，先提到了文章的一处细节“如果我能够”，然后抛出了问题“难道会有什么原因‘不能够吗’”，以此为引子考究涓生的行为。

接着是“悔恨”，涓生究竟在悔恨什么呢？小说写到，在同居之后不过三星期，涓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感觉就悄悄改变，彼此似乎更了解，却也有“所谓真的隔膜了”。涓生回忆的主体部分就是他对子君变化的回想，起主要线索就是涓生对子君感情的淡化过程。涓生对子君厌倦了，而子君也已发觉涓生的的变心，即使涓生不明确的说明，爱情的破裂也是迟早要发生的，唯一的悬念就是时间的长短。子君的死与涓生对她抛弃直接相关，涓生为此懊悔，但他并没有懊悔自己的变心，他始终没有在变心这一点自责过，他甚至将感情破裂的缘由看成了子君的变化，由于子君的变化，破裂是势在必行。因而可以看出他悔恨的恐怕不是感情上的背离导致子君的死，而只是只是不该“说出”自己不爱她了。这样“如果我能够”就很容易理解了。他懊悔的是“说出的话”而不是“变心”，自己的变心可以悔恨自己的过错，而说出的话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对子君反悔去解释了，所以说是“不能够”。

然后是“生活的路还很多，我也还没有忘却翅子的扇动”，这句话是写在他看到自己的小品文登出在《自由之友》上的时候。初看好像没有问题，这正是一个得到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的人对未来的决心。但是仔细品味，却会发现里面的矛盾点：“生活的路”是小品文登出后才有的，而“翅子的扇动“却是他从头到尾从来没有忘记的。那么他为什么在这之前抛弃了子君，难道真的完全是因为生活的拮据吗？从文中”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子君的功业”可以觉出涓生对子君不断生长的厌倦感。那悲剧的原因会不会是琐碎的生活冲没了爱情，又或是子君从浪漫走到平庸，或者是年轻人上位真正做好建立家庭的准备？好像都有关系，又都不是唯一的解释。不过无论如何，涓生的厌倦骨子里还是自私的，他的悔恨不是“变心”，是因为他终究没能直面自己深藏的私心。

接下来，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是“涓生的手记”，这就牵扯到“叙述者”的问题。表面上的叙述者是“涓生”，全文都是涓生自己的回忆，因而他所叙述的故事是主观的不完全的。而故事中的“被叙述者“如”子君“始终是被动的、失语的。这不免会引起读者的怀疑，比如子君真的是变得“俗气”和“粗糙”了吗？还是说淡去的新鲜感，随之而来的厌倦让涓生觉得子君变了呢？另一方面，其实小说还有隐藏着的另一位叙述者：作者本人。当在怀疑涓生的叙述的时候，很自然会去希望了解作者的真实立场、作者的真正意图。

从上面的过程，可以看出细读对《伤逝》的解读是从细节、情节入手，总结出其中的意义。这十分类似机器学习中的另一个概念：聚类。

从意义到文章，从文章到意义，两种方法孰优孰劣呢？有些小说是源于生活，描述生活，因而把小说当作是真实，从细节入手提炼主题这似乎是更加自然的做法。但是有些小说的写作目的是作者借助一个故事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因而从意义入手分析细节好像才更能体会到到作者的点。所以两者各有千秋。那就不妨针对不同的文章使用不同的方法，对一篇文章使用不同的方法得到不同观点。这样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与矛盾中，理解就能更加深入，思维就能得到上升。